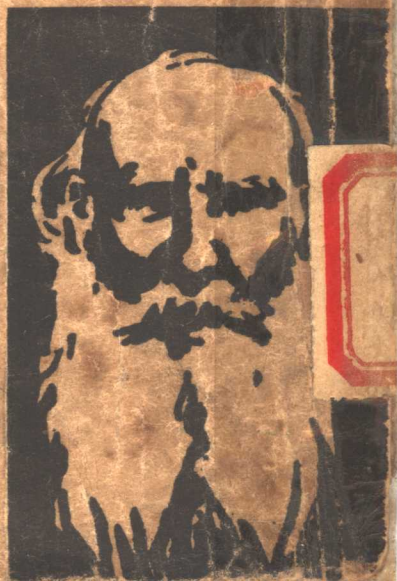


復活

六幕劇

托爾斯泰原作
漢改譯 田



書叢造創學文

活 復

劇 幕 六
作 漢 田

辰雨



「復活」人物表

——以登場先後爲次序——

第一幕

費道沙 (Feodo'sha = Theodosia) 一位秀多情的少婦，女伴愛稱她「福列雅嘉」。

「火洛夏夫加」 (Horosha'vka') 一個歡喜俏皮的女人，所以人們給她這樣的綽號。

羅晉斯齊 (Lo'zinsky) 波蘭的革命青年。

羅佐夫斯齊 (Rozo'vsky) 猶太系的波蘭孩子，自稱十七歲，看去祇有十五歲。

科拉布柳瓦 (Korablyo'va) 號子裏的「女龍頭」。

紅髮婦人 私酒販賣者，常受人欺負也愛鬧的爽快的女人。

米海洛佛斯卡雅 (Mihailovskaya) 會和國事犯同過監的有點點教養的女人。

梅尼淑瓦 (Men'shova) 農民梅尼淑夫的娘，一位善良的老婦人。

蘇尼亞 (Sonya) 孕婦。

肺病婦

憲兵

喀瞿沙·瑪絲洛娃 (Katusha Masloua) 第二幕其舅母稱她卡迭靈娜 (Katorina)

第五幕難友們叫她喀查 (Kaisia) 她是一個在哀傷艱苦的試鍊中漸次認識自己和社會的農女。

德密特里·伊瓦洛維支 (2) 赫達杜夫公爵 (Prince Dmitry Ivanovich Ne-

indof) 本劇的男主人公，一個以憐情的機緣復活了他的社會的正義感的，俄國革命前「懺悔貴族」型的人物。

鬍子看守。

典獄長

看守甲乙。

第二幕

農民 A 白髮盈顚的農奴時代的老農。

農民 B 誠懇的中年人。

農民 C 農奴解放令後的農村青年。

涅赫達杜夫公爵。

馬特略娜·哈利那 (Matryona Harina) 喀羅沙的舅母，以不甚高尚的職業自活的吉卜西老婦人。

管理人，在涅的姑母們下世後替他管理田產的中年人。

喀羅沙·瑪絲洛娃，但這兒出現的是少女時代的她。

馬特略娜·巴夫洛夫娜 (Matryona Pavlovna)，涅姑母家老僕婦。

第三幕

喀瞿沙·瑪絲洛娃。以看護婦姿態而出現的她。

看護婦 A

看護婦 B……人稱「巴夫洛娃小姐」

醫生 A……人稱「馬爾安夫醫生」

醫生 B

病囚 A……因斷臂失竊犯竊案的工人。

病囚 B……因偷馬入獄的農民。

病囚 C……因砍了地主——涅赫達杜夫——的林子裏兩棵白樺樹者入獄的農民。

病囚 D……犯盜馬罪的農民。

老門房

涅赫遼杜夫公爵，旅裝。

烏斯蒂諾夫 (Vustinov) 醫生助手，滿臉酒刺性情(佻)儻的青年人。

亞歷山大……主任醫生兼院長。

事務員。

其他……建築工程的工人等不登場。

第四幕

科撒可夫將軍 (General Korsakov) 東部西伯利亞軍區司令。

烏拉濟米爾·瓦西利耶維支·達利夫 (Uladmir W. Wolf) 前波蘭總督，現任元

老院議員。

伊萬·米海洛維支伯爵 (Count Ivan Mighailovich) 前內閣總理。

葉喀迭麗娜·伊萬諾夫娜伯爵夫人 (Countess Catherine Ivanovna of Nekl-

u'dof) 嘴上有點鬚子的彼比堡上流社交界極愉快(亢)爽的老婦人。

那達麗亞·伊萬諾夫娜·拉貢斯卡雅 (Nataly Ivanovna Rogozinsky) 涅的姊姊。

伊格拉底·尼契福洛維支·拉果晉斯基 (Igna'ly N. Rogo'zinsky) 涅的姐夫。

來賓 A B C

塞烈寧 (Sele'nin) 大理院檢事次長。

涅赫遼杜夫。

瑪麗葉特 (Ma'riette) 才美絕世，使涅的決心發生動搖，而稱之爲「聖彼得堡的奇蹟」的女性。

來賓 D E F

查爾維揚斯奇將軍 (Tchervy'a'skiy) 把波蘭人的血和淚製成滿身勳章的人物。

第五幕

諾佛多渥洛夫 (Novodvortov) 一位具有很多戰歷的老戰士。

西蒙生 (Vladimir Simmonson) 從「民粹派」出身的大眾教育家。

喀瞿沙·瑪絲洛娃 由徒刑犯轉到國事犯隊伍中的她。

拉巴杜夫 (Nagatov) 革命家。

韋拉 (Vera Douhova) 曾向涅借過學費的女革命家。

瑪麗亞·巴洛夫娜 (Maria Pavlovna) 「將軍的小姐」出身的女戰士。給喀瞿

沙的影響最大。

蘭翠娃 (Ranfeeva) 受她丈夫的影響而成爲革命者且爲難友們愛重的美麗的女性。

邁凱爾 (Markel Kondratyev) 產業工人出身的革命家，托爾斯泰全部作品中寫的兩個

革命工人之一。

喀晉斯奇 (Kadinsky) 幸免於死被流向遠東的波蘭青年。

阿納托里·克利爾佐夫 (Anatole Krielsol)

看守兵

看守兵

英國紳士

涅赫遼杜夫公爵

第六幕

男女囚 A B C D E ……

賣鷄子的婦人。

護送兵 A B C

護送官

瑪麗亞

喀瞿沙

西蒙生

費道沙

看守兵 A B

普佐夫欽 (Bouzo Vkin)

他的小女兒。

涅赫遼杜夫

他的朋友

國事犯普通犯的大羣。

兵士的大羣。

你割麥子我給你細梓兒，

你的衣服髒了我給你洗，

(咱)們頭上流著汗珠兒，

心裏却是這樣的歡喜：

咱們倆像就一個人似的；

誰把咱們折得一個東來一個西，

雪地冰天怨別離？

(唱到這兒鄰室有人說話。)

鄰室青年的聲音 怨什麼怨別離？怨什麼別離，咱們英勇地和折散我們的傢伙們戰鬥

到底吧。

費道沙 咦？誰在說話？

火洛夏夫加 還不是那位波蘭的孩子——羅晉斯基。

復 活

費道沙 這幾個波蘭人真有趣，聽說他們要判很重的罪。每天還祇聽見他們唱唱鬧鬧的。讓我打一個電話給他。（她拍着左邊的獄壁。）

（那面有人響應。）

鄰室青年的聲音 （低聲地）喂！有香烟沒有？

費道沙 沒有。她回來了或許會有的。（很焦急地望望外面。）可是怪得很，怎麼她還不轉來啊？

科拉布柳瓦 （正戴着眼鏡在縫衣）你說誰啊？

費道沙 我說瑪絲洛娃。（她和瑪絲洛娃非常好。幾乎把愛護她當作自己的責任。）

梅尼淑瓦 （她是瑪絲洛娃最稱讚的一位老婦人，一位賢母，她母子都被入獄，以放火罪入獄的。）

她也很關心瑪絲洛娃）對哪，那麼早送法院，到這時候還不轉來，是怎麼回事啊？

科拉布柳瓦 （老練地）哼，你這樣望她轉來，莫非這兒有什麼好麼？

紅髮婦人 我起先真當這兒有什麼好呢。往常沒有東西吃，沒有地方住的時候，老聽得

人家說，不如犯點什麼事去坐監吧。現在纔曉得監的味兒了。以後就是凍死餓死也別上這兒來了。

科拉布柳瓦 哼，纔坐一個月就不耐煩了嗎？你的日子還長着哩。

米凱洛佛斯卡雅（手扶着鐵檻對火說）你這樣看不起這兒，那邊國事犯都說「這年頭監獄就是咱們最好的家」呢。

火洛夏夫加 是嗎？

費道沙（她不甚關心她們的話依然很焦灼地）真是，喀瞿沙怎麼啦？這次過堂該不會有什麼事吧？

科拉布柳瓦 你放心，沒有事的。誰都曉得她沒有什麼罪。那完全是人家誣賴她的。也許這時候她已經給放出去了哩。

梅尼淑瓦 對哪，一定是這樣的！

費道沙 可是她還有一件襯衣在我這兒啊。

科拉布柳瓦 你收着吧。她「脫梢」了還來問你討襯衣嗎？說不定她還要送東西給你

哩。

紅髮婦人 （很羨慕地）一定的。你不是同瑪絲洛娃姑娘那樣要好的嗎？

費道沙 對哪。我們倆也不知什麼緣，一見了就要好。

肺病女 （咳嗽着對費）「福列稚嘉，請你倒點兒水給我喝。

費道沙 好。（急替她倒水）

蘇尼亞 （孕婦也站在櫥邊）真是，瑪絲洛娃姑娘做人真好，老愛幫人家做事情，有東西

也肯分給我們吃，誰會想到她是窰子裏的哩？

米凱諾佛斯卡雅 （她老在那三步半的地方走來走去的忽然停步）怎麼今天送法院的那

位姑娘是窰子裏的嗎？

蘇尼亞 怎麼不是？

米凱諾佛斯卡雅 她還會說法國話哩。怎麼會是窰子裏的姑娘？她怎麼到窰子裏去的？

蘇尼亞 (指費道沙) 你問她好哪。她都曉得。

費道沙 我也曉得不大清楚。因為她說她要把她過去的事全忘掉，有時候沒有法子排解，她就拚命地喝酒抽煙。

梅尼淑瓦 哦，難怪了。我正想一個女人怎麼會那樣歡喜煙酒的？

費道沙 我也曾經問過她，她祇告訴我她是一個給人家守莊子的吉卜西女人的私生女兒。她的媽生過五個孩子全餓死了，生下她來沒有人管，也幾乎和她的哥哥姐姐們一個樣兒哩。

蘇尼亞 那她怎麼能帶大的呢？

費道沙 那是給她東家看見了，可憐她，給她娘許多錢哪，衣服哪，吃了東西纔帶大的。
(有的女人們愛聽故事的，就聚攏來了。『哦。』)

費道沙 後來不是長成了那麼一個漂亮的姑娘嗎？
東家是兩位沒有出嫁的老小姐，妹妹是一位腦筋很新的，因為自己沒有孩子就把